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INGUISTIC GENDER SYSTE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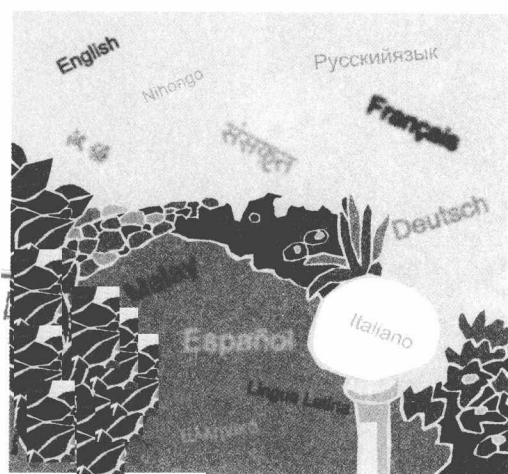
语言性范畴

裴文◎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INGUISTIC GENDER SYSTEMS

语言性范畴



裴文◎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性范畴/裴文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11

ISBN 978-7-5100-1026-2

I. 语… II. 裴…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349 号

语言性范畴

著 者: 裴 文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4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1026-2/H · 1041

定 价: 32.00 元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前 言

在世界范围内，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欧洲，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性范畴，只是，部分语言的性范畴具有显在的语音形式，而部分语言的性范畴并不具有显在的语音形式。部分语言的显性范畴形式在时间的流程中退化，而部分语言的性范畴则在时间的流程中从零性范畴形式转化为显性范畴形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

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性范畴？

我将带着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性范畴缘何而来？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具有怎样的结构功能意义？如何理解性范畴系统的诞生呢？如何才能再现性别区分的形成呢？性范畴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它有着怎样的构建基础呢？它有着怎样的分配机制呢？是怎样的理念在支配着语言性范畴规则系统的使用过程呢？为什么有些语言具有显在的性别范畴形式而另一些语言则没有呢？性别范畴系统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仅仅只是语法形式规约吗？不同的性别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每一个名词的性别又是如何得以确立的呢？它具有怎样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呢？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我将尝试从十二种语言切入，包括汉语、英语、法语、梵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马来语、日语，以全新的角度和扎实的基础对性范畴、语言性范畴、语言

性范畴体系的缘起、状态以及流变进行一般性的描写和文化解释。分析并解释语言性范畴的结构形态，但是，不流于语言性范畴的音形或词形，而是深入到语言性范畴的原始意象，藉此剖析人类对宇宙万物的最初指认和日趋约定的解释方式和路径。这样的研究角度和方法至少具有三点优势：

第一，接近语言性别范畴的根本；

第二，获得对社会语境之中语言性范畴的认知；

第三，从语言结构形式主义走向以文化为基础的现实主义。

到目前为止，语言本体研究者习惯于用音形和词形解释语言性别属类的区分，似乎音形和词形是性别属类区分的基础，由此产生诸多似是而非的描写和解释。语言性范畴的任意性、耐受性、社会指认以及它在时间、空间中的流转都被忽略而简单化地表述为语法规约。

这部专著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是概论，对语言性范畴进行基本的观察和思考，分析它的符号形式，试图再现语言性范畴体系的形成过程，追索语言性范畴的分类原则。这个部分是整个研究的基础。由此进入第二章，即语言性范畴的性质。这是整个研究的核心部分，它界定语言性范畴的术语，区分概念、符号和性别属类，关注语音与性别属类之间的最初结合，关注性别属类与事物概念之间的最初结合，由此获得对语言性范畴性质的基本判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观察语言性范畴的存在状态——绝对的流变和相对的稳定。第三章对语言性范畴形成的基础进行考量，包括自然基础、生物基础以及语音基础，以描写和解释语言性范畴存在的物质基础以及在各种语言之中可能存在的各样状态。在完成对语言性范畴基本面的观察与思考之后，进入第四章，即反观语言性范畴体系的结构形态，从复合名词、短语、语句以及文本等四个层面，考察并描写语言性范畴体系常态及非常态结构表现，这些表面形态本身不是它们得以存在的理据，顺着这样的路径，尝试走到了形式的背后，看到支撑形式的内容，即民族文

化。因此，我们完成了第五章，即语言性范畴的文化解释。由浅入深，尝试对语言性范畴进行文化解释：分析语义与语言性范畴之间的关系，探讨外来词语的性别分配所呈现出的趋势和有限的规则方式，借助政治学理论中的“社会构想”，透视语言性范畴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获得对语言性范畴文化意义指向的最后认识。最终，对语言性范畴获得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语言性范畴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法范畴，它是社会构想的结果，它背负着人类社会、文化、习俗等等元素。它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构，是个体言说者的实践活动规约。语言性范畴是社会构想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依赖于思想意识，即支撑社会构想的特定信仰和假设体系。语言性范畴因此成为社会构想的一个标示，既是表现社会构想的媒介，又是社会构想的再现。它凸显使它成为可能的社会构想，并置身于社会构想之中。它是思想意识，而不是科学事实。

语言性别范畴具有无比广大的研究空间，它所呈现或隐含的原始意象、社会姿态、文化状况以及人类的心理都是丰富而渺远的，都是深厚而令人着迷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细致和全面的研究。语言性范畴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探讨性范畴符号的表达类型和表达方式，而且还在于它对整体民族思想意识的构建及其对言说者和言听者所产生的自然规约性的心理影响。

裴文

于南京银杏阁

2009年1月13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对性范畴的基本观察	1
第二节 语言性范畴的符号形式	27
第三节 性范畴观念体系的形成过程	36
第四节 性范畴的分类原则	46
第二章 语言性范畴的性质	65
第一节 术语	65
第二节 概念、符号、性别属类	69
第三节 语音与性别属类之间最初的任意结合	70
第四节 性别属类与事物概念之间最初的任意结合	73
第五节 语言性范畴的绝对流变与相对稳定	77
第三章 性范畴的基础考量	84
第一节 自然基础的考量	84
第二节 生物基础的考量	89
第三节 语音的考量	94
第四节 性范畴隐匿的考量	99

第四章 性范畴体系的结构形态	109
第一节 复合名词的性别及其结构形态	109
第二节 短语的性别结构形态	114
第三节 语句的性别结构形态	129
第四节 性别符号在文本中的表现	142
第五章 性范畴的文化解释	154
第一节 语义与性范畴	154
第二节 外来语词的性别分配	157
第三节 社会构想与性范畴的构建	165
第四节 性范畴的文化意义指向	176
第六章 结语	202
参考书目	205
后记	223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对性范畴的基本观察

在世界范围内,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欧洲,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所有的民族语言都具有特定的范畴:“性”。从共时的观点来看,一些语言的性范畴具有显在的语音符号体系,而一些语言的性范畴则是隐匿的,并不具有任何显在的语音符号体系。具有显在性范畴语音符号体系的语言,有些区分了两种性别属类:阴性和阳性,两者相对而存在,如法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等。也有一些区分出三种性别属类:阴性、阳性和中性,三者相对而存在,如梵语、德语、波兰语以及北日耳曼语族的语言。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语言性范畴历经流变,显在的语音符号体系在时间的流程中或者日益稳固,如俄语、德语,或者逐渐退化,如法语、英语。法语由三种性别属类,即阴性、阳性、中性退化为两种性别属类,即阴性和阳性。英语的性范畴体系则完全消逝,仅仅只有名词性别属类符号的残存。

绝大部分语言学家几乎都将语言中的“性”看作是一个语法范畴,习惯于从语音、词汇、结构等角度进行描写和解释,并致力于语言结构形式统一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也有部分研究关注性范畴的语义和语用基础,从复杂的民族文化解释到上位语义内涵范畴,从生物的分类细节到性别属类比例的样本统计,语言种类涉及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北美印第安

语、拉丁语、古法语等等世界诸多语言(见莱考夫,1987;米尔纳,1995;哈维和瑞德,1997;霍凯特,1958;考尔伯特,1991;约瑟夫,1979;拉珀音特,1988;萨夫阮、阿思林、纽包特,1996)。^①

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对“语言性范畴”的本质界定,也因此遗留了不少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什么是语言性范畴呢?如何理解性范畴系统的诞生呢?如何才能再现性别属类区分的形成呢?性范畴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它有着怎样的构建基础呢?它有着怎样的分配机制呢?是怎样的理念在支配着语言性范畴规则系统的使用过程呢?为什么有些语言具有显在的性别范畴形式而另一些语言则没有呢?性别范畴系统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呢?它具有怎样的功能和价值呢?仅仅只是语法形式规约吗?性别属类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每一个名词的性别又是如何得以确立的呢?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性范畴?

在语言性范畴研究中,广为引用的是霍凯特关于性别属类的定义:^②

① Robin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Tom Mylne. Grammatical Category and World View: Western Colonization of the Dyirbal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379—404. 1995.

Mark Harvey and Nicholas Reid(eds.).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Aboriginal Australi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C. F. Hockett.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Corbett, Greville.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rian Joseph. On the Animate-inanimate Distinction in Cree.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21: 351—354. 1979.

Steven G. Lapointe.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Agreement. *Agreement in Natural Language*. Ed. by Michael Barlow and Charles Ferguson, PP67—8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88.

Jenny R Saffran, Richard N Aslin and Elissa L Newport.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8-month-old infants. *Science* 274. 1926—28. 1996.

Maria Polinsky and Ezra Van Everbroeck. Development of Gender Classifications: Model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Latin to French. *Language*. Volume 79. Number 2: 356—390. 2003.

② C. F. Hockett.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58. P231.

性就是反映在相关词语行为之中的名词类别。

然而,在我看来,这个定义是结构层面的形式描写,是空泛而无力务实的,既缺乏对性别属类的准确针对,又缺乏对性别属类本质的界定。事实上,这个定义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也需要进一步的商榷:

首先,它没有对语言性范畴体系的基本分配原则做出任何理论层面的剖析,也没有对这一体系做出基本的描写或解释。

其次,它没有表明语言性范畴体系所具有的根本性质,也没有界定语言性范畴或性范畴体系是否是语言所必须的。

最后,定义通常具有排他性,而霍凯特的这个定义却没有排除名词的数范畴和格范畴。语言中的数范畴、格范畴是否同样也是在区分名词的类别呢?是否同样也是在表现相互关联的语词行为呢?

当下,语言本体研究者大多仍然沿用以音形和词形解释语言性别属类的区分,似乎音形和词形是性别区分的基础,结果,由此产生诸多似是而非的描写和解释,语言性范畴的任意性、耐受性、社会指认以及它在时空中的流转都被忽略而简单化地表述为语法规约。其实,语言性别范畴具有无比广大的研究空间,它所呈现或隐含的原始意象、社会姿态、文化状况以及人类的心理都是丰富而渺远的,都是深厚而令人着迷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细致和全面的研究。语言性范畴研究的不仅仅在于探讨性范畴符号的表达类型和表达方式,而且还在于它对整体民族思想意识的认识及其对言说者和言听者所产生的自然规约性的心理影响。

对名词进行观察

在为数众多的语言中,所有的名词都有自己的性别属类。我们不妨首先从基本词语切入,对梵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

语、西班牙语、英语等名词性范畴的表现方式与形态进行基本的观察：

语言	阴性	阳性	中性
梵语： (संस्कृत)	nāri(妻) ambā(母亲) bhagini(姐妹)	pati(夫) pitri(父亲) bhrātri(兄弟)	apatya(女孩) ambara(天空) vari(水)
法语： (Français)	femme(妻) mère(母亲) sœurs(姐妹) fille(女孩) œuvre(著作) eau(水)	mari(夫) père(父亲) frère(兄弟) ciel(天空) été(夏天) hiver(冬天)	/
德语： (Deutsch)	Ehefrau(妻) Mutter(母亲) Schwester(姐妹)	Ehemann(夫) Vater(父亲) Bruder(兄弟)	Mädchen(女孩) Werk(著作) Wasser(水)
俄语：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женá(妻) мáть(母亲) сестрá(姐妹)	муж(夫) отéц(父亲) брат(兄弟)	сочинéние(著作) не́бо(天空) лéто(夏天)
汉语： (Hànyǔ)	妻 母亲 姐妹 女孩 冬天 水	夫 父亲 兄弟 天空 夏天 著作	/
意大利语： (Italiano)	moglie(妻) madre(母亲) sorelle(姐妹)	marito(夫) babbo(父亲) fratello(兄弟)	/

	figliola(女孩)	sóle(太阳)	/
	acqua(水)	diètro(后面)	/
	estate(夏天)	invèrno(冬天)	/
	òpera(著作)	cièlo(天空)	/
拉丁语:	aestās(夏天)	hiems(冬天)	caelum(天空)
(Lingua Latina)	soror(姐妹)	frāter(兄弟)	opus(著作)
	filia(女儿)	filius(儿子)	vēr(春天)
	māter(母亲)	pater(父亲)	corpus(身体)
	uxor(妻子)	vir(丈夫)	folium(树叶)
	puella(女孩)	auctōr(作者)	grānum(谷物)
	aqua(水)	autumnus(秋天)	moenia(城墙)
希腊语:	ἀδελφή(姐妹)	ἀδελφός(兄弟)	ἑαρ(春天)
(Ελληνικά)	ἄλοχος(妻子)	ἀνὴρ(丈夫)	ὕδωρ(水)
	ἄμμά(母亲)	πατήρ(父亲)	τέχνον(婴儿)
西班牙语:	hermana(姐妹)	hermano(兄弟)	/
(Español)	mujer(妻子)	marido(丈夫)	/
	madre(母亲)	padre(父亲)	/
	agua(水)	cielo(天空)	/
	muchacha(少女)	autor(作者)	/
英语:	mother(母亲)	father(父亲)	/
(English)	sister(姐妹)	brother(兄弟)	/
	girl(女孩)	boy(男孩)	/
	wife(妻子)	husband(丈夫)	/
马来语:	isteri(妻子)	suami(丈夫)	/
(Malay)	emak(母亲)	bapa(父亲)	/
	budak perempuan	budak lelaki	/
	(女孩)	(男孩)	

日 语: (Nihongo)	kakak (姐妹)	abang (兄弟)	/
	tuma (妻子)	otto(丈夫)	/
	haha(母亲)	titi(父亲)	/
	ane(姐)	ani(兄)	/
	imouto(妹)	otouto(弟)	/
	shōjo(女孩)	shōnen(男孩)	/

从这一列表中,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三种显在的现象:

第一,性别范畴表现名词指称的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或特征。在一些语言里,阴性相对于阳性而存在,阳性则相对于阴性而存在,如法语、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另一些语言里,阴性、阳性、中性三者相对而存在,如梵语、德语、俄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由此可见各个民族语言中可能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性范畴分类体系。

第二,各个民族语言对于同一概念具有相同的或不同的性别指认。共同的指认在于:性别范畴表现名词指称的事物所具有的天然属性或特征,如“妻”、“母亲”、“姐”、“妹”以自然性别区分便归入了阴性范畴,而“夫”、“父亲”、“兄”、“弟”则以自然性别区分归入了阳性范畴。这是不同语言中的共性表现。而对同一概念的不同指认却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如:俄语 сочинение(著作),небо(天空)和 лето(夏天)归入中性范畴,而梵语 prabanddhṛ(著作)和 grīṣma(夏天)则归入阳性范畴,德语 Himmel(天空)和 Sommer(夏天)则归入阳性范畴。与梵语和德语不同,俄语 девочка(女孩)和 вода(水)都归入阴性范畴,拉丁语的 puella(女孩)和 aqua(水)也是归入阴性范畴的。法语、汉语和意大利语则在阴、阳两性中分配所有这些概念。法语、德语四季都归入阳性范畴,如法语: printemps(春,阳性),été(夏,阳性),automne(秋,阳性),hiver(冬,阳性);如德语 Frühling(春,阳性),Sommer(夏,阳性),Herbst(秋,阳性),Winter(冬,阳性)。而汉语“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意大利语与汉语则恰恰相反: primavèra(春), estate

(夏)归入阴性范畴, *autunno* (秋), *invèrno* (冬) 则归入阳性范畴。希腊语 *ἑαρ* (春天) 归入中性范畴, 而 *χέλιμῶον* (冬天) 归入阳性范畴。拉丁语 *vēr* (春天) 归入中性范畴, *aestās* (夏天) 归入阴性范畴, 而 *autumnus* (秋天) 和 *hiems* (冬天) 则归入阳性范畴。不同的语言所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性范畴体系分类图景。在下文的例证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多的此类现象。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种语言之中, 同一概念可能存在多种表达, 即近义词, 而这些近义词的性范畴归属未必完全一致。

第三, 在一些语言里, 相对存在的性别属类表现在语音形式和名词的形式上, 也就是说, 性别属类借助语音符号而存在。语音符号本身并不是性别属类的缘起, 只是用以标示性别属类而已。所以, 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地说: 以某种语音符号结尾的名词是阳性, 而应该说: 某种语音符号用以标示阳性。以俄语为例, 大体说来, 末位辅音或硬辅音 (或者硬音符号) 标示阳性属类, 部分包括 *-ь* 尾音; 末位尾音 *-a* 或 *-я* 标示阴性属类, 部分包括 *-ь* 尾音; 而末位尾音 *-o* 或 *-e* 则标示中性属类。再以意大利语为例, 末位尾音 *-a* 基本标示阴性属类, 末位尾音 *-o* 基本标示阳性属类。而在有的语言里, 相对存在的性别属类却没有能够借助语音符号而彰显, 因此是深藏而不露的, 如汉语。在语音层面, 汉语没有任何显在的符号标示, 而从文字的层面来看, 存在不少含有“女”部的字, 如: 姝、姬、妾、妇、妈、嫂、娘、奶奶、妹、妯娌、妻、婆等等, 但是, “女”部根本不同于其他语言中的性别语音符号, 它并不具有阴性的标示功能。“女”部就如同汉语中的“木”部、“水”部、“言”部、“阝”部, 只具有表意功能, 是意义的分类。“女”部完全不具备诸如俄语中的 *-a* (*-я*), 法语中的 *-é*, *-aison*, *-ace*, 德语中的 *-age*, 梵语中的 *-ā*, 意大利语中的 *-a* 等所具有的阴性属类指示功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 汉语不具有显在的性范畴体系。同样, 马来语也不具有显在的性范畴标记。“父亲”和“母亲”有着共同的末位尾音 *-i*, 有通性名词 *budak* (孩子), 需要表达孩子的性别时, 则需要添加限定词 *perempuan* (女性的) 和 *lelaki* (男性的)。在马来语中, *adik* 也是通性名词, 可以是指称“妹妹”, 也可以是指称“弟弟”。所以, 只有特别强调时, 才说 *kakak dan adik* (姐妹),

abang dan adik(兄弟)。值得一提的是,在指称人或者动物的时候,马来语通常不明确是阴性还是阳性,只有当强调或者对比的时候,才在名词之后附加限定词:在指称人的名词之后附加 lelaki,表示“男”,在指称人的名词之后附加 perempuan,表示“女”;在指称动物的名词之后附加 jantan,表示“公、雄”,在指称动物的名词之后附加 betina,表示“母、雌”。例如:

orang lelaki	男人	orang perempuan	女人
budak lelaki	男孩	budak perempuan	女孩
pelayan lelaki	男生	pelayan perempuan	女生
gajah jantan	公象	gajah betina	母象
harimau jantan	公虎	harimau betina	母虎
lembu jantan	公牛	lembu betina	母牛

这些就如同汉语名词之前的“男”、“女”、“公”、“母”、“雌”、“雄”。与汉语一样,日语也不具有显在的性别属类标示,通常在名词之前添加 dansi(男性)和 josi(女性),以区分男性和女性的人,添加 osu(雄性)和 nesu(雌性),以区分雄性和雌性的动物。例如:

otoko	男人	onna	女人
shōnen	男孩	shōjo	女孩
dansi gakusei	男生	josi gakusei	女生
osu-no zou	公象	nesu-no zou	母象
tora	公虎	nesu-no tora	母虎
osu usi, osu-no usi	公牛	nesu usi, nesu-no usi	母牛

不过,在马来语中,也存在为数不多的性别词尾,例如:

seniman	男演员	seniwati	女演员
biduan	男作曲家	biduanita	女作曲家
putera	王子	puteri	公主
maharaja	国王	maharani	女王
ustaz	阿訇	ustazah	女阿訇

这些性别词尾如同英语中的一些性别词尾,如 -or(标示男性或雄性的词尾)和 -ess(标示女性或雌性的词尾)。相比较而言,日语就没有如此规律的形式:

haiyu	男演员	joyu	女演员
(dansei) sakkyoku ka	作曲家	josei sakkyoku ka	女作曲家
ouji	王子	oujo	公主
tennou	天皇	kougou	皇后
dansei-no isuramu kyou sidousha	阿訇	josei-no isuramu kyou sidousha	女阿訇

然而,马来语和英语中这些少量的词尾并不足以在马来语或英语中构成普遍的性范畴体系。可是,在具有显在性范畴体系的语言中,这样的词尾则是普遍存在的。

汉语、马来语、日语中这些名词的阴性和阳性标示并不是语言学概念上的性别范畴概念。英语也不具有显在的语言性范畴体系。古英语曾经有较为完备的语言性范畴体系符号,而现在,历经时间和空间的流变,就只有残存的性别属类词尾 -ess, -or 等,例如:

prince(王子,阳性)—— princess(公主,阴性)
 host(男主人,阳性)—— hostess(女主人,阴性)
 actor(演员,阳性)—— actress(女演员,阴性)